

探访白家山

□ 边草

旧雪未及消，新雪又拥户。我是赶在又一场落雪之前去探访白家山的，心里有些急迫。白家山有我大姐，说“有”不准确，应该说“有过”，大姐嫁到白家山，生了表哥，表哥三岁，大姐因结核病撒手人寰，时年也不过二十出头。这成为奶奶后半生永久的心病，曾经急得发疯，漫山满村地跑，奶奶性强，不说也不哭闹，终是熬出病来，大姐的死是奶奶临终几年谵妄症的病根。父亲排行第八，最小，比表哥还小五岁，根本没赶上大姐，只是知道自己有个姐姐，每每说起，心心念念，悲悲戚戚。终究是血缘的亲，浓于水，多少年了，我都心里头惦记着白家山。越发近年，大伯、三伯、三姑、二姑相继离世，父辈们如同挂在风里枝头的果，想去看一看白家山的念头一日强过一日。这是其一。其二，是想去探访一个古老故事的落脚处，关于车赶乡复兴山村之所以叫“囊圪堆”的终极。

明朝末年，闯王东渡，临州大地效仿者纷纷起事，车赶乡堡上村有一牛倌，因摔死了牛被财主告官，索赔、蒙冤、受屈，索性杀掉财主，结伙占山，杀富济贫，后来扯起义旗，攻打太原府。兵败，官府追来屠村，由于堡上和复兴山紧邻，官兵误进了复兴山，见人就杀，一个不剩。起义造反与复兴山没有半点关系，却无端飞来横祸，全村被杀！后来，人们说起此事，一半惋惜，一半嘲讽，村庄就被叫作了“囊圪堆”，“圪堆”是地形地貌，“囊”就是窝囊、冤屈的意思。据传，复兴山当年居住着白姓人家，至今村北一道山梁仍叫白家圪坨。屠村当天，一户人家因外出不在而幸免于难，回村后，眼见如此惨状，忍痛埋掉了宗亲近邻，举家迁往了白家山。之后，村庄一直空了百年。后来者未知前朝之事，只有“囊圪堆”的村名代代相传，不愿提及，又躲躲不开。白姓是否真的去了白家山？囊圪堆的白氏到底和白家山白氏有着怎样的渊源？我想一探个究竟。

至磛口，寨子坪村换道寨曹线，不足

三五里，便到了白家山脚下，村西村东两条路，村西旧路，坡陡弯急，路面不平整，村东新路，5.5米的路宽，路面平整有护栏，一脚油门便冲上了村委大院。第一次来，没有向导，任凭自己走。这是个古老的村庄，聚落在一道东西拉长的山头上，或倚靠，或坐落。村西的建筑明显比村东古旧得多，倚靠着一道黄土梁，上下三排，破破烂烂但错落有致。年代久远了，几乎没有人居住，土窑洞的石砌口子许多已经塌落，廊门、院墙、瓦房尽数坍塌，碎石瓦砾之间，横生出桃树、杏树、枣树和数不尽的荒草，其中有几处院子，加了铁丝网，圈养着羊群。寒冬，太阳又要落下，仿佛岁月行将就土，无尽的苍凉。

村西到村东，一段平缓的山塬，建筑渐规整渐讲究，没有靠背，一幢幢，一排排，坐落在山头上。许是冥冥之中有着某种指引，我踏脚进入的第一个院落里，便是大姐家的住处——白家三门院。四合院，正房两层建筑，一层5孔石拱券窑洞，前檐插廊，二层砖木结构，单坡硬山顶瓦房。院子里居住着的白泽宁，正巧和表哥是发小、同学，关系要好。老白67岁，指着二层西面小耳房，告诉我：“你姑走得早，金有跟着奶奶，就在这小房子里长大。酸楚袅娜于心——那是个没娘的孩子啊，和小脚的奶奶相依为命！”老白很热情，尤其是知道了我是他发小的亲人，递烟，倒水，拿出瓜子花生，往我衣兜里塞满了枣儿，指着他们居住着的院子，年内政府刚刚进行过保护修缮。出大门，指着我看硷畔下面表哥家土改时分到的另一处住所，两孔破旧的窑洞。对村庄的历史兴衰，老白如数家珍。

白家山原名凤凰山，因白氏所居，改名为白家山。白氏从哪里来，无从说起。白家山有白氏宗祠，名“思敬堂”，建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内收不知何庙里的遗存残碑一截，石塔一级，青石材质，石塔上刻字清晰，年代为：大明景泰元年，即公元

1450年，距今有近600年，所刻人名即为白氏族人。白氏居住，由来久远矣！如今，全村300余户，有近260户为白姓，他姓均为陆续迁来的外姓。白姓分为四大支，四支从何说起，一样无从知晓。我讲说囊圪堆的故事，问及囊圪堆白氏是否与白家山有渊源，博闻强记的老白一脸茫然，表示从未听闻。历史烽烟滚滚不断向前，像一场雪覆住了另一场雪，一些人，一些事，终究被湮没，无影无踪。我的探访到底还是断了弦，只能在错综的缝隙间窥探和猜测：白家山太古老了，枝繁叶茂，像许多村庄一样，当年的复兴山只是其支衍的其中一个小村庄，无论什么原因，它终究又回来了，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混同于所有族人当中，历时越久，越无区分，无论荣耀还是委屈，终究不被人所们记住。

白家山是一只凤凰，南蛮子怕出官多，压上了五座庙；凤凰的头在官地，压了一座财神庙；脊背上压了天官老爷庙；翅膀上压了龙天庙；尾巴在石节上，压了一座石节庙；尾巴梢子上再压一座娘娘庙。五座庙，压得凤凰不会动了，风水就此被毁。然而，白家山终究还是块风水宝地，人丁兴旺，枝繁叶茂，自然不必说。至清朝晚期，白家山人在红极的磛口镇上有半条街的买卖，其中白叔明，大约清同治年间，带领众兄弟经营德和商行，同时开办“源盛泉”酒坊，生意兴隆，成为磛口镇上响当当的富户，财大气粗，挣下威名，时至今日仍有民谣：穷西头，富西湾，好汉出在白家山，好女子出在李家山。致富后，白叔明兄弟七人打算在村里修建七座院落，一门一座。现如今，村东后硷最讲究最有价值的院子，均为七兄弟所建，时间在民国九年（1920年）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之间。挑檐插廊，门扇雕窗，石鼓、拱眼、雀替、匾额等等，设计和工艺不必累述，均是传统民居中的佼佼者。

大概凤凰还是被压住了，白家兄弟终究没能逃过气运和时代的风云变幻。战

乱频仍，跌宕起伏的民国，处在磛口行将衰落的尾巴上，白家的生意一日不如一日，资金链条逐渐变细直至断绝，七座院落的宏愿最终没能完成——修建了五院，大门院“光裕第”，白泽宁和表哥家居住的三门院，老四和老六合建一院，老五和老七合建一院“居易第”，另有一院最后修成，规模、设计、工艺均大不如前，已是最后的坚持和挣扎。同在磛口商贸的辐射圈内，西湾的陈家庄园，李家山的东、西财主院，再远一点白道峪的九十九眼半窑院，无不彰显着蒸蒸日上春风得意，白家山的民居不同，是一道落荒的身影，让人心疼！

好在，一个村庄有其极强的生命力，生生不息，白家山有它的智慧，有“此路不通另辟蹊径”的曲折和坚韧。在后硷，在白氏兄弟们院落的旁侧，有一处大口朝天的蓄水池，村里人称之为：水阔。坐落在一个完整的土包上，夯土的底子，夯土的四围，像一口巨大的大盆。夯筑年月不能确切，但应当在白氏兄弟动工修建院落之前，半个后硷的雨水都被收集了进来，集水的水道交错而精巧，汇聚于水阔。夯筑其何用？无从尽悉。有一点，在多年缺水的山头，尤其是灼热的夏秋季节，收集起来的雨水可以洗衣、烧园、饮骡马牲口，当然也不排除兄弟们当初修建院落时的建筑用水，这绝对是一种顺应天地时令的智慧。

在偌大的村庄山头，水阔并不大。老白说，从未有过水满溢出或者决堤，总是水将满雨则停。是啊，在乡下，神灵是多么朴素！水阔的四围，粗细不一长着七八棵树，最大，虬枝卧龙的老枣树，笔直参天的梧桐树，说粗细不一，其实际都很粗壮，一定是得了智慧水阔的滋养。神灵的佑护，在于人心的向善向上，树木中间原有一棵老榆树，最大，最粗壮，三根主干分叉开来，神似稳稳放置着的笔架，1973年修学校，伐倒了榆树，整整做了10孔窑洞的门窗——老榆树将智慧幻化，给予了一茬一茬的孩子们。如此，白家山是有文脉的，是远近闻名的文化村，有教育局长白舒祥，有大学党委书记白恩泽，有民歌作者白树成，有诗人白继文，大学生研究生如瓜如果，省部级、厅局级干部也有四五人。从商到儒，百余年间，白家山完成了华丽转身。

大姐已远，我要探访的故事的终极仍然扑朔迷离，然而，却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白家山——敬神敬人，皆为敬己；从商到儒，生生不息。



梅花欢喜笑迎春

□ 衣名

“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大自然的精华独钟情于梅花，元代诗人杨维桢这两句除灾免祸的诗句。对凌寒而发，力挽春回的梅花给予了由衷赞赏。

我国是梅的故乡，梅和我们炎黄世胃有着深厚缘情。古人认为梅花五瓣。象征)五福。五福者：快乐、幸福、长寿、顺利、平安也。梅花疏影横斜，色香独绝，且临冰有蕾，花发群芳之先。人们爱其风韵标格，便与坚贞、清逸的松竹尊为“岁寒三友”，点缀冬日庭院，独擅其美。在选国花评比中，我投其一票，深为它已操胜券而自豪。

梅花得到人们的爱慕由来已久，并对它有着深厚的感情。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诗经》中就有“侯栗侯梅”“其子在梅”“墓门有梅”等关于梅的诗句。召南有“标有梅”篇，这是一位妙龄少女回春的情歌。全诗三章，每章前两句均以梅子坠落比喻春易逝，渴望能很快找到意中男子，并且宣称不要彩礼，马上就跟了过去。这位女子热烈而坦荡的情怀却也让人钦佩，自然她会如愿以偿，美满幸福。诗人林和靖隐居西湖孤山，把梅当作自己假想中的妻子，孟浩然踏雪寻梅，引它为己知，明周朗俊的《红梅记》中，写裴舜卿和卢昭容的心事，以梅为红娘。越剧有《二度梅》，评弹有《梅花修》，戏曲有《梅花配》，都把梅比作坚贞不屈，忠于爱情的可敬可爱的少女。历史上以梅为典故和传说的，更是不可胜数。我国古代最高的军衔称“盐梅上将”。盛青乐府中，有数不清的《梅花落》。《三国演义》中曹孟德的“青梅煮酒论英雄”和“望梅止渴”的故事，也都是借助于“梅”来进行具有远见的政治分析和鼓舞士气的。

梅树的寿命很长，可享千岁。浙江天台山国清寺有棵隋梅，树龄已有1300多年，可以称得上梅中的“老寿星”了。杭州超山浮香阁有株唐梅，老干枯死后又发新枝，茎细枝繁，新蕾绽放，也令人叫绝。

神话《白蛇传》中曾讲到“乌梅”辟疫的故事。古时用梅花煮粥，清香开胃能散郁；蒸露点茶，止渴生津可助气。现在经过分析，梅对白喉、炭疽、枯草等杆菌、葡萄球菌、大肠、肺炎、痢疾等病菌都有抑制作用和良好疗效，还能抗多种过敏性反应。奇怪的是梅对顽固不化的牛皮癣，也卓有成效。古代一些医书上介绍说它性平、味酸、无毒，能入肝、脾、肺和大肠诸经。能治久咳泻痢，杀虫止疟以及妇女的血崩，小儿的头疮等多种疾病，甚至青痣腐肉都能去掉。更能解鱼毒、鱼毒、马肝毒和硫磺毒。真是多才多艺的灵方妙药！

梅还是画和诗的重要源泉。王冕的《墨梅》：“不要人夸好颜色，只流清气满乾坤”充分表达了受压迫者决不与统治者妥协的崇高气节。林通的四联：“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池水倒窥疏影动，房帘斜入一枝低”，用词生动、优美、妥切，使许多诗人拍案赞许。宋代陈从古把历代写梅的诗，搜集到八百余首。程祁和段子冲二人，以梅为题，互相唱和多达一千余首。黄大舆的《梅苑》止于宋时，已有十

卷。宋伯仁撰的《梅花喜神谱》载写梅花诸法，就有百图。自宋至当代，这二项绝技似乎比较困难，梅诗、梅画已经难以胜数了。大诗人白居易离别杭州时曾有“伍相边繁似雪，孤山园里丽如妆。”的咏梅诗句。说起孤山，人们自然会想到那位“梅妻鹤子”的林和靖来。世传这位诗人隐居孤山20年，种梅树360株，养二鹤，有客来访，童子便纵鹤放飞，他见鹤必掉舟归来会客。他的《山园小梅》诗被后人推为咏梅绝唱。《蔡宽夫诗话》说：“林和靖《梅花诗》，疏影暗香一联，诚为警绝。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诗人通过精细的观察和切身的感受，从多方面描摹和塑造了梅花的英姿和高洁淡雅的形象，被誉为神来之笔，真是静中寓动，化香为形，水月相映，花韵飘逸。难怪宋人王淇说梅花仙子“只因误识林和靖，惹得诗人说到今”了。

据宋代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记载：“政中和，庐陵太守程祁，学有渊源，尤工诗，在郡六年。郡人段子冲，字谦叔，学问过人，自号潜叟。郡以遗逸八行荐，力辞。与程唱酬《梅花》绝句，展转千首，识者已叹其奇。近岁有同年陈从古，字希颜，哀古今梅花诗八百篇，一一次韵。其自序云：‘在汉晋末之或闻，自宋鲍照以下，仅得十七人，共二十一首。唐诗人最盛，杜少陵才二首，白乐天四首，元微之、

韩退之、柳子厚、刘梦得、杜牧之各一首。自余不过一二，如李翰林、韦苏州、孟东野、皮日休诸人，则又寂无一篇。至本朝方盛行，而余日积月累，酬和千篇云。”这段话基本总结了宋以前梅花诗史的概貌。

宋代大诗人苏东坡、陆游笔下的梅花纷呈异彩，独具灵性，传说浙江超山20株宋梅系苏东坡亲自栽植于超山大明堂，其后渐次繁衍而有周围30余里之梅林。东坡咏诗甚多，略括一绝可窥一斑：“春入西湖到处花，裙腰芳草抱山斜。盈盈解佩临烟浦，脉脉当炉傍酒家。”好一幅水墨淋漓的写意画！由此可领略“妙笔生花”的佳趣。爱国诗人陆游一生酷爱梅花，咏梅诗词竟有百首之多。或比高人、或比隐士、或比仙人，或比素娥，皆立意新颖，不落窠臼。“闻道梅花圻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树，一树梅花一放翁。”再以特写镜头重叠放映，梅乎人乎？神貌莫辨，爱溢诗行，香飘云外，读后不禁拍案叫绝！其他如“过时自会飘零去，耻向东君更乞怜”“向来冰雪凝严地，力斡春回竟是谁”等佳句，通过梅花形象的刻画，曲折地表达了因受排挤打击的内心愤懑，真实地表达了这位正直诗人对封建腐朽势力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坚贞品格。

梅花历来被看作是我国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象征，它一直鼓舞着人们热爱祖国，奋发向上，守它百折不挠，自强不息。面对隔年而来的习习春风和寒梅盈枝的景象，我忽然想到鲁迅先生曾精辟地用梅作比：“中国真同梅树一样，看它衰老腐朽到不成个样子，一忽儿挺生出一两朵新梢，又回复到繁花密缀，绿叶葱茏的景象了！”

冬梅已传春消息，唤来百花争艳芳。
出墙红杏堪共赏，何妨下期再评章。

老四，我们兄弟当中，排行第四，从小到大，我们只叫他老四。旁人跟着，也只叫老四。很少听到，有人叫过名字。老四是供销社职工，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下岗，回老家小山村种地，养猪。养猪不只是养家猪，也养野猪。家猪在村外一个小山坳里养，野猪在野外山坡上或山沟底松树林里养。山坳里家猪三百多头，近四百头。野外山坡上或山沟底松树林里野猪，无数——老四是说，家猪粘人，良善，好侍奉；人正在猪舍里给猪食槽里添饲料呢，突然心血涌动，唱一嗓子：勤劳人，喜吃勤劳苦——老四所说唱，其实是吼。主要特点就是：伸脖瞪眼放嗓吼，吼得脸红脖粗，瘦小身材，也像刚发动起来的柴油机般颤抖，还是吼。从没有过音乐培训，哪怕是跟上收音机，电视机，学几首名家唱的歌，也没有。只是兴趣来时，突然拉开嗓子吼唱，吼唱什么，别人听不出。老四是说，大部分时候是唱：勤劳人，喜吃勤劳苦，可恼我山坡里野猪，和我猪舍里家猪抢食。吃得歪鼻梁大张嘴，还要抢，我——老四不愿再解释，说后面都是骂野猪的句子，难听，太难听。噢，还回到刚才的话题：人正在猪舍里给猪食槽里添饲料呢，突然心血涌动，吼唱：勤劳人，喜吃勤劳苦——正争着吃食的猪们，会停止吃食，扬起长嘴巴“哼，哼”低语。像是问：我们这种难看吃相，惹你嘴馋了？人想用清水清洁猪舍，家猪们正在猪舍里安闲地躺着，坐着，只需操起水管，打开水龙头，让水龙头口对准猪舍壁，小小喷出一道水线，水珠溅到家猪们身上，或者家猪们听到水龙头喷水，就晓得是要清理卫生。就纷纷起身，哼哼唧唧叫着，相互打闹，往靠近水龙头这边的猪舍壁靠拢。腾出大部分猪舍，任人放大水龙头冲刷。冲刷干净大部分猪舍，想要冲刷家猪们脚底下一小片，只需把水龙头对准家猪们身后猪舍壁脚猛冲一下，家猪们就晓得该着冲涮它们脚底下脏物了。就哼哼唧唧叫着，相互打闹，往远处已冲刷干净的地方奔跑。用最简短话概括：食丰水足，猪舍清洁，按时注射防疫针剂，一切就OK。侍奉野猪，就难了：贪食，暴躁，像故意想和人作对。春天，不落地，不进庄稼地。刚落地，就云一般，雾一般涌进庄稼地拱地。一夜之间，滥踏，滥拱，没见过那场面，绝对想象不到多惨烈——只晓得，来时黑压压，夹带着雨水的云一般，雾一般，隔老远就听见雨脚沙沙沙，喳喳喳。刚发苗或快要成熟的庄稼，顷刻间就被雨脚蹂躏成一大片一大片躺卧在地，沾泥带粪，残缺不全的绿秸秆，碎草叶。人在地头突然唱一嗓子，或突然开亮一盏矿用头灯，或突然点燃一根二响炮，突然敲响一只不锈钢锅盆，或脸盆，雨脚的蹂躏声，突然就变成飓风般的狂轰，嗷嗷嗷，唧唧唧，噓噓噓，夹带着重物从高空堕地，深沉的闷响。不是响一声，是接连响。黢黑地里，一头野猪从一道土崖顶滚落到土崖底，紧跟着，一大群野猪就如飞流直下峭壁底瀑布，纷纷从那土崖顶滚落到土崖底。滚落下去，只是深沉闷响，没死伤，原地打一个翻滾，就继续颯风嚎叫。眨眨眼功夫，就踪迹全没了。

明摆着，老四养家猪，种地，是生计，是情愿。养野猪，是不得已。老四种地，不是为养野猪，是为养家猪，但实际是家猪也养了，野猪也养了。二十几亩山坡地，主要是种玉米，谷子，茭麦。三种粮食，搅和在一起，放入粉碎机粉碎，然后喂家猪。隔猪舍门，窗，就可清晰闻到茭麦那种独有的清香。家猪们馋那饲料，吃得格外香。在供销社时，和顾客、尺、秤、算盘，打交道，乍然和土地打交道，一股风，一身土。一阵雨，一身泥，心里总是不踏实。尤其，最初和家猪打交道，老是掂量：长嘴货色，要吃，要喝，要拉，要尿，整天小心谨慎侍奉，也有瘦了，病了，死了的时候。由此，小打小闹，只养三五头，十几头，自己养，自己宰。肩挑背扛，到周边小山村出售血淋淋鲜猪肉。后来，山村人逐渐搬迁进县城，或县城周边村，小山村猪肉市场，实打实清零。老四就静下心，扩大养殖规模，养到三百多头，近四百头，卖生猪。老四是说，生猪行情好时，就养三百头，四百头，五百头。生猪行情不好时，就养二百头，一百头，几十头。就像他唱歌，心情欢喜时，就用欢喜的调调，唱欢喜的歌词。心情忧伤时，就用忧伤的调调，唱忧伤的歌词。心情恼怒时——调调是随口出，歌词是随时，随地，随景编。老四还说，春夏秋三季，每晚夜深人静后，进猪舍侍奉过家猪，转身就得去野外侍奉野猪。不是怕野猪吃不饱，是怕吃太撑。侍奉野猪必备：头灯，炮仗，不锈钢锅盆，或不锈钢脸盆，和两条牛模样大土狗。说是土狗，实际只有一只是地道土狗，另一只，据说是一只退役母警犬，和一只壮犬土公狗的后代。虽然愣头傻脑一副土狗模样，实际眉间，有警犬样机警神态。噢，还带另一样纯天然武器：吼唱。歌词自然还是：勤劳人，喜吃勤劳苦——那是一个雨雾迷蒙的深夜，老四猪舍里两头母猪要产仔，老四得赶紧到野外侍奉过野猪，再赶紧返回，侍奉两头产仔母猪。老四穿一件老旧塑料雨衣，踏一双高筒雨鞋，往村前一座山梁上小跑。村前山梁，从梁顶到梁腰，都种着玉茭。玉茭秸秆粗壮，棒子也粗壮。过一条小沟，另一个小山坳上，是种着茭麦、谷、山药蛋。小山坳那边，也得去。多带两盏头灯，两只小型收音机。山梁头上，和小山坳顶，最显眼地方，都挖有小洞，小洞里各放一盏头灯，一台收音机。把头灯调到最亮，收音机音量调得最大，野猪看见灯光，听见人声，就不敢向山梁、小山坳靠近。今夜就不用第二回第三回到野外侍奉野猪了。已是初秋，道路湿滑，时不时就滑一个趔趄。头顶头灯，释放百米长利刀，把夜色切割出众多百米长裂痕。不锈钢脸盆，也常撞击另一只手里木棒，噼噼噼唧。老四是说，今天，今夜，一份愧疚心情，在心底纠结：昨夜，两只牛模样大土狗，杀死一头三十几斤重小野猪。祖宗，欺负弱小，算什么能耐！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狗狗们违法了！有本事，杀死一头大的，违法也违得值。主要是三十几斤重小野猪，不晓得怎样糟害庄稼，只是跟在多妈屁股后胡耍。两个蠢货就下狠手。老四惩罚两条土狗的方式是：往每一只土狗脸上吐一口唾沫，骂一句：“你两个孙子鬼，只晓得动嘴，不晓得动脑子，让你们两个再做缺德事！”一整天不再搭理两条土狗，不再给吃食。”两条土狗着急慌忙，围绕老四，身前身后，摇尾，呜咽，撒娇，卖萌，老四就是看见全当没看见。被纠缠得烦了，举起一根干柴棍子，在两条土狗脸前挥舞。再吐一口唾沫，把刚才骂过的话，再骂一回，挥舞干柴棍子，挥舞得激烈了，气势昂昂吼喊说，再做缺德事去！我再不想看见你们两个！

山梁头上死寂。老四滑滑跌跌，从梁顶巡查到梁腰，没见野猪踪迹。昨夜，一只小野猪死难，就是在梁腰最下面一块地头。两条牛模样大土狗，居然也无踪迹。小山坳那边，两条土狗吠叫声突然激烈，狂躁。老四连忙放嗓吼唱：勤劳人，喜吃勤劳苦——惶惶急急，滑滑跌跌，把一盏头灯，一台收音机，放入山梁顶一个小洞里，往小山坳那边飞奔。一路紧赶着吼唱：勤劳人——吼唱声早和狗吠声扭结成一股绳，一条鞭。鞭打夜色，鞭打山野，鞭打野猪，不留情，不松懈。一条小沟岔，把一座小山坳一分为二，左边种谷，右边种茭麦。哦，山坳底部，还种几亩山药蛋。两条牛模样大土狗，守在小沟壑口，噢，是在小沟壑口跳过来跳过去狂吠。向小沟壑深处扑出去几步，立刻又退回。老四是说，面对小沟壑深处，他愤怒到不可遏制：一头公野猪，足足四百斤重。面向小沟壑口，蹲坐在小沟壑深处。脖颈带血，耳朵带血——就是这畜生，带领一家人，甚至带领亲戚朋友们，一起和家猪抢食。主要是，两条牛模样大土狗全身也带血，有一条土狗一只耳朵没了半片。老四毫不犹豫，从身边一株老松树上，掰下一支枯树枝，断茬对准小沟壑深处，平端一支长矛模样，放嗓吼唱：你抢我家猪们吃食，还吃我家狗狗们耳朵——拼全力向公野猪狂奔。老四是说，他没想到，公野猪会突然向他飞蹿过来。他只看见松树枝断茬，直插进公野猪大张开的嘴里，自己身体被撞击一下，就小飞机模样起飞，随即，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清醒后，他仰躺在小沟壑口外，一道一丈多高土壟下，两条牛模样大土狗守在身边。公野猪已无踪迹。身左身右，荆棘，绿草，被野猪蹄，狗爪，蹂踏，抓挠，残肢败叶，带血，遍地是。晓得是两条牛模样大土狗救援、守护了自己。把两条牛模样大土狗搂抱在怀里，就哭就笑说，多亏你们两个，今天我试一试唾你们，骂你们，还不给你们饭吃！突然记起要产仔母猪，连忙起身，试一试腿脚，摸摸身体，没损伤。冲两条牛模样大土狗吼一嗓子，走，回家，给你们两个吃饭，疗伤！带领两条牛模样大土狗，攀上山坳山顶，把一盏头灯，一台收音机，放入一个最显眼小洞里，向猪舍方向急蹿。再一次吼唱：勤劳人，喜吃勤劳苦，也享勤劳福——

老四养猪

□ 常捍江